



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

古典文献学卷

蛾术薪传

上

陈尚君
编选



创立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

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

古典文献学卷

蛾术薪传

上

陈尚君
编选

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蛾术薪传/陈尚君编选.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9

(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·古典文献学卷)

ISBN 978-7-100-15474-1

I. ①蛾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古文献学-中国-文集

IV. ①G256.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74152 号

权利保留,侵权必究。

蛾术薪传

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·古典文献学卷

陈尚君 编选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-7-100-15474-1



2019年2月第1版 开本 710×1000 1/16

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张 42.25

定价:118.00元(全二册)

前 言

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的开始,追溯起来,应当至1917年国文科的建立,迄今一百年;而中国语言文学系作为系科,则成立于1925年。1950年代之后,汇聚学界各路精英,复旦中文成为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,始终处于海内外中文学科的最前列。1980年代以来,复旦中文陆续形成了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(1981年)、古籍整理研究所(1983年)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(2005年)、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(2014年)等新的教学研究建制,学科体制更形多元、完整,教研力量更为充实、提升。

百年以来,复旦中文潜心教学,名师辈出,桃李芬芳;追求真知,研究精粹,引领学术。复旦中文的前辈大师们在诸多学科领域及方向上,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,他们在学问博通的基础上,勇于开辟及突进,推展了知识的领域,转移一时之风气,而又以海纳百川的气度,相互之间尊重包容,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,造成复旦中文阔大的学术格局和崇高的学术境界。一代代复旦中文的后学们,承续前贤的精神,持续努力,成绩斐然,始终追求站位学术前沿,希望承而能创,以光大学术为究竟目标。

值此复旦中文百年之际,我们编纂本丛书,意在梳理并展现复旦中文传统之中具有领先性及特色,而又承传有序的学科领域及学术方向。其中的文字,有些已进入学术史,堪称经典;有些则印记了积极努力的探索,或许还有后续生长的空间。

回顾既往,更多是为了将来。我们愿以此为基石,勉力前行。

陈引驰

2017年10月12日

出版说明

本书系为庆祝“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百年”所策划的丛书《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》之一种。该丛书是一套反映复旦中文百年学术传统、源流，旨在突出复旦中文学科特色、学术贡献的学术论文编选集。由于所收文章时间跨度大，所涉学科门类众多，作者语言表述、行文习惯亦各不相同，因此本馆在编辑过程中，除进行基本的文字和体例校订外，原则上不作改动，以保持文稿原貌。部分文章则经作者本人修订后收入。特此说明。

编辑部

2017年11月

目 录

《商书·盘庚》篇证释	蒋天枢	001
释“习卜”	柳曾符	030
《公羊》探故	朱东润	037
《天问》解题	陈子展	052
郭沫若先生《管子集校叙录》之商榷	王欣夫	070
《诗序》作者考辨	陈允吉	095
《史记订补》叙例	李 笠	120
《后汉书·王逸传》考释	蒋天枢	127
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	王运熙	142
论《陆士衡文集》之《宛委别藏》本	杨 明	169
刘勰《灭惑论》撰年考辨	李庆甲	177
《玉台新咏》版本考		
——兼论此书的编纂时间和编者问题	谈蓓芳	200
《颜氏家训·文章》校读札记	张金耀	228
李斯臂苍鹰考	王 亮	247
略谈日本古写本《群书治要》的文献学价值	吴金华	271
唐职员令复原与研究		
——以北宋前期文献中新见佚文为中心	唐 雯	281
顾况与顾况集	顾易生	306

《韦应物集》版本源流考	李 庆	316
今本《顺宗实录》作者考辨	蒋 凡	337
唐柳玭《柳氏叙训》研究	陈尚君	350
《建康实录》宋本校勘刍议	季忠平	382
《旧五代史·党项传》族姓蕃名考	苏乾英	391
《宋诗话考·后山诗话》《诗总》	郭绍虞	399
记日本蓬左文库所藏《王荆文公诗李壁注》	王水照	408
东坡尺牍的版本问题	朱 刚	423
关于卢琦《圭峰集》中与萨都刺等人相同作品的版权问题 ——兼论《圭峰集》的版本	杨光辉	437
《四库》本《大全集》所据底本考	钱振民	453
明铜活字本《唐五十家诗集》考索	徐 鹏	464
关于《水浒》的郭勋本与袁无涯本	章培恒	473
关于《三国演义》的黄正甫本	章培恒	488
《平妖传》版本初探	陆树仑	505
《南词叙录》非徐渭作	骆玉明 董如龙	531
关于明诗话整理的若干问题	陈广宏 侯荣川	545
《卓氏藻林》辨伪	睦 骏	570
从单刻到全集：被粉饰的才子文本 ——《双柳轩诗文集》《袁枚全集》校读札记	陈正宏	577
翁方纲纂《四库提要稿》传本考	乐 怡	592
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分纂稿二十篇	陈尚君	600
吴县王大隆先生传略	吴 格	626
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存藏状况	潘继安	631
《中国古籍总目》编纂介绍	吴 格	640
种系发生学方法在西方校勘学中的应用	苏 杰	645
编后记		662

《尚书·盘庚》篇证释

蒋天枢

古书中文字确出于当时记录者，首推《盘庚》三篇。此说自王静安先生发之，殆已为多数学者所公认。顾其文讹阙难读，十余年来，每取先儒及时贤疏释之书暨盼遂、子馨两兄《观堂授书记》，合并勘读，终以扞格甚多，废然辍止。然每经苦思力索，检校勘研，亦间有所开寤。今春复取《尚书》重事摘绎，耽玩往复，牵萦虑思，于《盘庚》篇致思尤勤。宵深梦醒，时有所得，觉往昔所不可通者，渐能窥见其意。窃谓《盘庚》篇之校读，文字之疏通固为切要，而全篇意义与纲领，尤为通解本篇之先务。约而言之，厥有三事：

其一，《盘庚》篇次问题。旧说伏生今文《尚书·盘庚》不分篇。（洪适《隶释》所录石经《尚书·盘庚》残字，中、下二篇之间空一字，则今文亦分三篇。汉石经用欧阳本，有序。）古文家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篇。由是而有《盘庚》三篇之作期及篇次问题。《尚书》孔疏引郑玄云：“上篇盘庚为臣时事。下篇盘庚为君时事。”清儒俞樾据《史记》及《吕氏春秋》以《盘庚》篇作于殷王小辛之世。复谓“以当时事实言，《盘庚中》宜为上篇，《盘庚下》宜为中篇，《盘庚上》宜为下篇。……然则作书者何以颠倒其序？曰：作书之序如此也。《盘庚》之作，百姓追思之作也，思盘庚与思其政也。始作者，盖止今之上篇，载盘庚正法度之言而已，无中篇、下篇也。然盘庚未迁，始迁时再三致告其民者，民犹孰而能详也，于是亦附其后焉，此中、下两篇所以作也”（皮锡瑞《今文尚书疏证》卷六引）。友人杨筠

如《尚书赧诂》因仍俞说，亦谓“中篇明在未迁之前，上篇当在迁后而未定居之时。上、中二篇何以倒置，殊不可解。”余于民国三十三年避地渝州，获读友人颜虚心《盘庚今绎》，率然易《盘庚》中篇为上篇，下篇为中篇，上篇为下篇。谓“如此始可怡然理顺，涣然冰释”。并推论篇第倒置之故，为“郑玄故乱之而故言之”。于是《盘庚》篇之意旨益发不可疏理。今以全篇文义考之，盘庚迁殷一事，盖当筹划既定之后，贵戚大臣反对者甚众，纷为流言以相挠动，于是盘庚乃命代言人召集诸侯大臣，申约束之誓言，并听取下臣意见。继更宣读盘庚诰命，严词申戒。上篇所记，此时事也。曰“女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”，恐迁都之计为流言摇动也。曰“各长于厥居，勉出乃力，听予一人之作猷”，曰“自今至于后日（‘后’，读如‘后庚三日’之‘后’），各共尔事”，为之约期，促其准备迁都之举也。迨将迁前夕，反对者计犹未戢，于是复集众于王庭，盘庚乃亲自面命，历举先王往事及已谋国之忧惓，并谓将以严刑绳其不迁者。迁殷之事，当系在此种情势下始获实现。中篇所记，此时事也。及既迁之后，粗有定居，盘庚复集其大臣，陟罚臧否，并申告迁都后之意向。下篇所记，此时事也。全篇辞意连贯明晰，何来为臣为君之分，与篇第倒置之云？《盘庚》篇之作，盖作于迁殷之后，其文出于史官之记录，当为一人一时之作。至其辑录成书，或出于小辛之世，或出于西周初宋人之手。《史记》纪盘庚迁殷，谓“盘庚渡河南，复居成汤之故居”。王静安先生《说殷》已辨其误，则其作于小辛时之说未足据也。近人篇第误倒之说，盖由于误读篇中辞意，果如俞氏所论，《盘庚》篇复成何文理？故必确认三篇篇第绝无倒置之事，全篇文义始可索解也。（近人于思泊《尚书新证》以“率吁众戚”之“众戚”为“罪戚”之讹，以戚为地名，谓即顿丘卫国县西戚亭。其说亦由于以上篇为迁殷以后事。）孔氏《正义》谓“上、中二篇未迁时事，下篇既迁后事”，其说本不误，故蔡《传》亦承用其说。为颠倒之论者，于前人立说之当否曾不措意，复不究考篇中辞旨，以不病为病，欲循是以求识途，将迷误愈远也。

其二，盘庚迁殷之原因。旧说盘庚迁殷之原因有二：《后汉书八十·文苑·杜笃传》笃上光武书论建都云：“昔盘庚去奢，行俭于亳。”注引《帝王纪》曰：“盘

庚以耿在河北，迫近山川，自祖辛以来，奢淫不绝，盘庚乃南渡河徙于亳。人咨嗟相怨，不欲徙，乃作书三篇以告之。”孔疏引郑玄云：“祖乙居耿，后奢侈逾礼。土地迫近山川，尝圯焉。至阳甲立，盘庚为之臣，乃谋徙居汤旧都。”疏又引王肃云：“自祖乙五世至盘庚兄阳甲，宫室奢侈，下民邑居垫隘，水泉泻卤，不可以行政化，故徙都于殷。”（皇甫谧说略同）此兼言河患与去奢行俭之说也。《汉书·扬雄传》：“非不摩而不雕，墙涂而不画，周宣所考，殷庚所迁。”张衡《西京赋》：“盘庚作诰，率人于苦。”《后汉书·郎顗传》：“昔盘庚迁殷，去奢即俭。”荀悦《申鉴》：“盘庚迁殷，革奢即约。”此专言去奢之说也。其后又专主河患之说。蔡沈《书集传》：“自祖乙都耿，圯于河水，盘庚欲迁于殷，而大家世族安土重迁，胥动浮言，小民虽荡析离居，亦惑于利害。”此感于去奢之无征，专主河患以为说者也。考篇中文意，仅下篇“适于山”及“今我民用荡析离居，罔有定极”二语可比附于水患，其他一无可征。而上篇、中篇所反复申劝者亦曾无一语及之。其荡析离居之故，初不必由于河患也。至于去奢即约之说，篇中尤无丝毫迹象。窃以上篇“先王有服，勤劳大命”“绍复先王之大业，底绥四方”，中篇“今予告女：不易！永敬大恤，无胥绝远”，及下篇之“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，乱越我家”“若否！罔有弗钦”诸语考之，盖皆有疆理其边方侯甸及经略御侮之意义。（详证释中。）而“乃不畏戎毒于远迩”之“戎”，即指獯豸、鬼方之属。旧训“戎”为“大”，盖非也。是盘庚迁殷，纯为备御外患，其外患对象则西北边圉诸戎也。河患之说，盖由“耿在河北”“涉河南治亳殷”之误而起；去奢即约，则后人不得其故，附会他事以为之说者也。考盘庚迁殷，为殷王朝一大事，自是迄殷之亡，历时二百余年更不迁都。当迁殷之前，西北边患或已甚亟，故谓“今我民用荡析离居”以驳其“害震动万民以迁”之说。而“荡析离居”，则“戎毒于远迩”之故也。曰“重我民，无尽刘，不能胥匡以生，卜咎，曰其奈何”，所以反复丁宁者意至深切。迨既迁之后，终则以“若否！罔有弗钦”，以勗励之。《水经注》卷九洹水注：“又东北出山，径邺县南。”下引《竹书纪年》曰：“盘庚即位，自奄迁于此，遂曰殷。”今本《竹书纪年》曰：“盘庚十四年，自奄迁于北蒙曰殷。”迁殷之后，新都初造，必经过历时甚

久之经营始可底定。盘庚之后小辛、小乙之历年似均短，且小辛、小乙皆盘庚之弟，而武丁则弟之子也。逮武丁之世，始大克鬼方。《易·既济》九三爻辞：“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，小人勿用。”又《未济》九四爻辞：“震用伐鬼方，三年，有赏于大国。”即今本《竹书纪年》武丁“三十二年伐鬼方，次于荆”“三十四年师克鬼方”之所本。所纪之年，盖后人所增益也。武丁即位之初，命求傅说，得之。其事弗可深考。《既济》爻辞称“小人勿用”，或亦有关欤？《无逸篇》述殷高宗之功，称其“不敢荒宁，密静殷国”，意者亦指其敦伐鬼方以安新都之事？自武丁之后，殷人西北边患盖已稍纾，而其祸渐及于周。武乙之世，古公亶父避獯鬻之患，自邠迁岐。（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：“武乙暴虐，犬戎寇边，周古公逾梁山而迁于岐下。”）《竹书纪年》云：“武乙三十五年，周王季伐西落鬼戎，俘其二十翟王。”又云：“大丁四年，周人伐余无之戎，克之，命为牧师。”（俱《竹书纪年疏证》据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注引）《逸周书》序：“文王立，西距昆夷，北备獯鬻。”至是而西北边患殷人与周人共之。殷自武丁以还，益以周人之同力，西北边患之鬼方盖稍远徙。及帝辛之世，东夷或稍有异动。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：“武乙衰敝，东夷浸盛，遂分迁淮岱，渐居中土。”《左传·昭公十四年》晋叔向曰：“纣克东夷而殒其身。”帝辛时卜辞亦屡言：“王来征尸方。”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晋栾武子曰：“楚自克庸以来……在军，无日不讨军实，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，纣之百克而卒无后。”昭二十四年传周苌弘引《太誓》佚文曰：“纣有亿兆夷人，亦有离德。”此帝辛与东夷史实之见于载籍者。帝辛亡国以前之情形史无可征。《左传·昭公四年》晋司马侯曰：“纣作淫虐，文王惠和，殷是以殒，周是以兴。”所谓淫虐者，果何所指？（《殷纪》所载未可尽信。）又，昭七年传楚芊尹无宇曰：“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，纣为天下逋逃主，萃渊薮，故夫致死焉。”此即伪书《武成》之所本也。益以《牧誓》所言：“乃唯四方之多罪逋逃，是崇是长，是信是使，是以为大夫卿事，俾暴虐于百生，以奸宄于商邑。”是知帝辛之亡，以克胜东夷之故而扩张其军力至于亿兆。亦维以克胜东夷之故，而招纳异族之叛亡，致使侵暴于国人，坏乱其法纪，所谓暴虐，实以胜敌黜武为之因，招致异族为之果。《孟子》谓：“纣之

去武丁未久也。”《论语·子张》亦云：“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。”今本《竹书纪年》纪帝辛在位凡五十二年。董作宾谱殷历，云帝辛在位当在六十年以上。世以妲己一事，恒推想于殷辛之亡以奢靡，初不尽然也。武丁为殷之贤王，世传（见《尸子》）其信后妻言杀（杀训逐）孝己事。谓纣亡以妲己，亦有幸不幸矣。由是以言，商自盘庚迁殷，以历世之经营，始获重创鬼方，而殷人与周人之关系亦至是始密。迄帝辛之亡，周人胜殷，其时殷之顽民及诸夷或东保聚于奄。三监之叛，东方大扰。《大诰》举臣工之言曰“艰大，民不静”，足知对于西土之骚动为如何。必待东征践奄之后，周室始定。成王之世，金文尚屡见“东夷大反”之语。此一连串之史实，而迁殷为其首环。颇疑南庚迁奄，盖为经营峰、泰山区诸夷之故，而盘庚迁殷，则经略西北边患肇始也。此一问题，为全篇之孔窍，词谊之神经中枢，一经涂塞，动生窒碍。抉而通之，全篇文义始割然解矣。《周书·无逸》篇称述殷之贤王，举中宗、高宗、祖乙（今文以为太宗、中宗、高宗，无祖乙），不及盘庚，而《高宗彤日》一篇后世又失其义，意者此殆盘庚功业所以失坠之故欤？

其三，迁殷曾否贞卜问题。此事昔人不甚注意，近人亦有疑盘庚不卜者。杨筠如《尚书覈诂》：“传曰：‘卜以决疑，不疑何卜？’盘庚之迁，盖不用卜。”按，《周礼·大卜》：“国大迁，则贞龟。”虽未足据以说殷事，然以殷人对于贞卜之重视观之，决无迁国大事不卜之理。考上篇有“卜稽，曰其如台”之语，中篇有“不其或稽”之语，下篇又云“非废厥谋，吊由灵各，非敢违卜，用宏兹贲”，言之尤为详尽。三篇语意明晰，本无问题。惟是由于文字误读、误释，胶葛以起。而盘庚毅然违众、违卜之事实，因而蒙晦。上篇“卜咎，粤其如何”，以民众之死亡于寇掠与卜咎相较，则卜虽不吉，亦当迁也。中篇因反对者不因诰谕而息，故又曰“不其或咎？自怨何瘳”。盖以如因卜有咎而不迁，则寇患既深之日，虽自怨将无救也。下篇复总括其意曰“非废厥谋，吊由灵各，非敢违卜，用宏兹贲”，言非废汝等所陈之谋与淑繇灵占，亦非余敢于违卜，用宏此美绩，不得不作迁都之举耳。旧读“吊由灵”为句，复不知各为备，遂无由索解也。（用唐立厂说。俱见证释中。）以殷之尚鬼，大臣贵戚之反对，至“胥动以浮言”以相拒，盘庚曾不为动，诰谕

至于再三，终乃举国远迁于殷。中经武丁之盛，殷王朝绵延至二百七八十年。（《史记正义》引古本《纪年》云：自盘庚徙殷，至纣之灭，二百七十三年，更不迁都。）迄帝辛之世，国势犹未衰替，实盘庚之毅力与远略启其初基。以规模之宏远言，或且高于武丁。故易世之后，殷之遗老犹思盘庚之政。（见证释引《吕氏春秋》。《殷本纪》称“武王入殷后，封武庚禄父以续殷祀，令修行盘庚之政，殷民大说”。盖本之《吕氏春秋》。）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：“宋灾……祝宗用马于四墉，祀盘庚于西门之外。”杜氏于此无说。仅云：“凡天灾，有币无牲，用马祀盘庚，皆非礼。”孔疏云：“盘庚为殷王，无大功德，而祀殷庚者，当时之意，不知何故特祀之也。”宋人祀盘庚之故，已不可知。《史记·田完世家》：“威王（谓魏惠王）曰：吾吏有黔夫者，使守徐州，则燕人祭北门，赵人祭西门。徙而从者七千余家。”贾逵曰：“齐之北门，西门也。燕、赵之人畏见侵伐，故祭以求福。”贾氏所据不可知，然宋祀盘庚之事，或与畏见侵伐有关也。由是以言，《盘庚》三篇，殆古籍中殷王朝首要之文献矣。

此外，南庚迁奄之事，篇中似亦有所及，而殷人尚鬼，中篇尤有明征。疏其疑滞，析其词旨，《盘庚》篇之面目，稍复旧观。近人有疑此篇作于西周而定于东周者，有谓东周后春秋、战国间人所作者，无论其面貌词旨，与出于宋人之《商颂》绝不相类，而其事亦东周后人所不能详也。友人唐立厂谓：“《盘庚》篇尽管经过若干变动，和原来大相径庭，但这是错误，决不能是后人所伪作。”（见《论卜辞时代的文学》）今以不易若否诸成语证之，绝非东周后人所能伪为。且盘庚迁殷之史实，东周后无复道及之者，则其事沉霾已久。文字之歧误，当即由是而起。汉以后今、古文本之异同，就所知者言，《盘庚》篇较《周书》为多，盖战国后所传本已如是。固不能以其中有浅易之语（“有条而不紊”，“而”字可能为后人所增。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：“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与今本《易传》同，皆有“而”字。敦煌唐写本《史记》残卷无“而”字），较《周书》为易读，遂断以出于春秋、战国间也。（《周书》中如非误文错简，殆亦不至如是之艰晦。惜其真本沦亡，所无可奈何耳。）《盘庚》篇虽说易读，但后人所读者，实多误也。

他若文字之使用，其含义亦间有与后世异者，如：寇乱外患之事谓之艰，流血

战争之事谓之恤，灾难晦蒙之事谓之否，治装齐备谓之臧；敬为傲之初文，丞即拯之本字；“曰其”“丕乃”之术语，“生生”“总总”之连文，以及“矧困”等字，或后世沿用既久，初谊渐堙；或因仍误说，本谊半晦；或专语变为通语；或引申代其本谊。凡此前贤已有所及，或训说犹未审谛，皆须厘而正之，庶古人文字可显现其真璞也。

书之难读，静安先生谓其故有三：“讹阙一也；古语与今语不同二也；古人颇用成语，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，三也。”成语一事，虽究考甚难，间可觅得例证，推勘比较以得之。至文字之阙误，后世讹更之失，传写校改之讹，简册之错脱，音读之歧错，如涂塗附，蠹翳隔阂（《周书》最甚），古书之真相既失，益增校理之艰。《尚书》自真今文与真古文本俱亡，益无可资以研索者。幸汉、魏两石经间存佚文，敦煌隶古本亦有发见，每足启发，益以近世古文字学之昌，虽以樗昧如余，亦得奋其萤烛之末光，探赜索隐。始事以来，冥思穷索，疑难重重，不憚琐细，寻绎颺理，虽毫发累积，一隙之明，久渐通贯，而迷行彷徨，仍有未达。往者静安先生授书时谓“《盘庚》三篇，上篇较可读。中篇明白易读。下篇多脱落难读”（见刘盼遂《观堂授书记》）。兹所笺释，私谓上篇、下篇已大体可读，而中篇犹有未可尽通者，五迁之史事不能详故也。即所笺释，敢云尽是？古书之难通，固有如王先生所云者，而前贤之误释与误为句读，亦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涂附与胶滞，互为因果。余之治《诗》《书》，实由王先生启其衷，静安先生既歿，余遂无从奉手请业。三十三年秋，桂林之役，虚心又以失踪闻，复不获与老友往复商论求攻错之益。（二十六七年间，虚心寓香港治《尚书》甚勤。《盘庚今绎》发表后不久，即遇桂林之难。）独学无友，株守瓠落，滋可慨矣！

1949年3月，时寓江湾之徐汇村

盘 庚 上

率吁

“率”，当读如毛公鼎“衿褻不廷方”之“衿”。此字旧皆隶作“衿”，读为“率”。

王先生释为语词。高亨云：“释‘率’误，当为‘衞’字。衞，远也。《广雅·释诂》：玄，远也。‘玄’，当作‘衞’。”按：唐写本率作“衞”，盖本作“衞导”之“衞”，笔画稍误。

众戚

“戚”，今本作“感”。伪孔传以“众忧之人”释众戚。按：日本古写本已作“感”，则其误已久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：“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。”《周礼》郑注：“盘庚将迁于殷，诰其世臣卿大夫。”皆以众戚指诸侯大臣。按：“戚”为“鍼”之本字。《说文》：“戚，戍也。”《诗·公刘》：“干戈戚扬。”戚即戍。《牧誓》：“王左仗黄钺。”（《释文》：本作“戍”）亦即是物也。戚本为大斧，而以为诸侯大臣者，殆即《逸周书·克殷解》“周公把大钺，召公把小钺以夹王”之意。训近，训亲，皆其引申谊也。《周书·大戒解》“惠戚咸服”，《文酌解》“取戚免桎”，戚皆谓大臣。

出矢言

“矢”，古“誓”字。见《易·晋》卦虞注。《诗·大明》：“矢于牧野。”矢即誓。《尔雅·释言》：“矢，誓也。”《说文》：“誓，以言约束也。”

“出”，当读如《诗·烝民》“出纳王命”之“出”。“出纳王命”语，金文习见。《后汉书·刘般传》：“孙茂，历位出纳。”章怀注：“出纳为尚书喉舌之官。出，谓受上言宣于下；纳，谓听下言传于上。”所说犹是古义。下文“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”，即盘庚命出纳者之词，亦即所谓纳也。

曰我王来既爰宅于兹

“曰”者，代言人之词。我王，盖指南庚。代言人或逮事南庚，故云“我王”也。篇中“我王”仅此处一见。旧以我王为祖乙或阳甲，俱非。以我王为阳甲，是谓康成“上篇是盘庚为臣时事”之说为是也。《御览》引《纪年》：“南庚更自庇迁于奄。”宅于兹，谓自庇来宅奄也。

重我民无尽刘

旧说以“无尽刘”为“毋令尽斃于水”，“刘”训“杀”，斃于水而曰“无尽刘”，殊不词。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：“虔刘我边垂。”注：“刘，杀也。”无尽刘，盖谓无令

为寇患所虔刘。迁奄之故，众所能悉，故代言人不复详也。

不能胥匡以生

“匡”，读如《诗·六月》“以匡王国”之“匡”。匡，扶也，救也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六年》：“桓公是以纠合诸侯，匡救其灾，昭旧职也。”

卜稽

王静安先生曰：“‘稽’字本作‘𠂔’。卜辞屡见‘王𠂔曰’之文，‘𠂔’即‘𠂔’之初字也。”按：日本古写本“稽”作“𠂔”。“稽”，即《说文》之“𠂔”，卜辞之“𠂔”字。唐兰《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》曰：“卜辞‘亡𠂔’‘有𠂔’‘乍𠂔’之类，皆当读为‘咎’。”按：此“稽”字亦当读“咎”。

曰其如台

旧读“曰”字上属，非是。俞樾曰：“曰、越古通，‘曰其’犹‘越其’。”按：俞说是也。下文“越其”之“越”，日本古写作本作“粤”。惟俞氏不以下文“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”之“曰其”为同例，尤为未达一间。《周书》中“曰其”俱同。

先王有服

“服”，即“内服”“外服”之“服”。《诗·荡》：“曾是强御，曾是掊克，曾是在位，曾是在服。”传：“服，服政事也。”按：谓殷商亡国之时，以强御掊克之人在位与在边服也。《酒诰》：“越在外服，侯、甸、男、卫、邦、伯。”即此服之谊。（《周语》祭公谋父论古代服制最详。）下文“以常旧服”谊同。

兹犹不常宁

当读为“兹犹，不常宁”。

于今五邦

日本古写本“于”上有“至”字。五邦，伪传以为亳、囂、相、耿及亳殷。马融曰：“五邦谓商丘、亳、囂、相、耿也。”郑玄说同。按：中丁迁囂，河亶甲居相，祖辛迁庇，南庚迁奄，皆见古本《纪年》。祖乙迁耿，见《殷本纪》及《书序》。则五邦者囂、相、耿、庇、奄，前不并计商亳，后不数殷也。《史记》“囂”作“嚳”，“耿”作“邢”。五迁事均无考。

矧

“矧”，敦煌唐写隶古本《盘庚》篇作“攷”。魏石经《君奭》篇“矧”作“攷”，“攷”殆“攷”之误。《说文》作“矧”。按：矧，一字为句。“矧”字从矢从引。矧者，张弓有所拟之词。《说文》：“攷，况词也。”以“况词”训“矧”犹是，以“况”训“矧”则非。况词者，意有所拟，犹今语“这样，这么样，或这样的”。旧以“况”训“矧”，故必与下“曰”字连读。于其不可通者，王引之或改训为“亦也”“又也”，俱非。《周书》中“矧”字凡九十见，悉同。

由乃在位

唐兰曰：“‘粤在位’，传写误为‘由乃在位’。”（《卜辞时代的文学》）于省吾《尚书新证》说同。粤，金文亦作“𠄎”，读为“屏”。

王命众悉至于庭

“庭”字上日本古写本有“王”字。敦煌隶古本无。代言人之言止此。

王若曰

董作宾曰：“典籍及吉金铭刻中，时见‘王若曰’之文。凡王命之见于笔录者，其开始必作‘王若曰’，盖彼时之公文程式然也。甲骨文第四期文：武丁时有残骨版一，正面左方有文字一行云‘王若曰：羌！女曰□’（下缺），知非卜辞，可断为抄自简册中语。盖‘王若曰’者，言此书于简册之词，当视如王所躬亲面命者，故凡册命之首，必冠以‘王若曰’。反之，凡王躬亲命令之语，则只作‘王曰’或‘周公曰’，不用‘若曰’。”详见董氏《王若曰古义》（载《说文月刊》）。

予告汝训

孙星衍读“予告汝。训汝猷”，杨筠如读“予告汝训汝”为句，俱非是。“汝猷黜乃心”与下文“汝克黜乃心”句法正同，当从旧读。训，教也。“予告汝训”，犹言予告汝以教也。

无傲从康

“无傲”，日本古写本作“亡戛”。“戛”乃“𠂔”之讹。当读为“无傲。从康”。“从”，读为“纵”。